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四

郝敬解

憲問第十四〇諸弟子貧莫如原憲故次之而篇內所論多當世權豪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原思爲宰常祿亦不受狷介之士也其問恥以自質也苦節非廉祿以養廉非可恥也惟治世無大用之才亂世無匡濟之畧碌碌素餐乃爲可恥有功食祿何恥之有狷者有所不爲而不能有爲故夫子勉勵

之原思謂無恥生于怨欲。怨者恨己之貧。欲者貪人之有。此念萌而不禁。見于行寡廉鮮恥。是以不仁。今能克之伐之。使不得行。以理制情。可以爲仁矣。何但免恥乎。思蓋自許也。克猶去也。伐猶斬也。克而又伐。極力懲窒之意。萌諸念爲怨欲。見諸行即忮求。恒人有此念必行。仁者初無此念。何待克伐而始不行。有而不行。亦人所難。差賢于色取行違者耳。本源未淨。終非大公之體。惟以難爲仁。故以苦爲節。不能廓充致用。正爲此方寸未得洒然。廉恥亦是矜持。仁者欲而不貪。何用不臧。恥不足言也

穀即祿也以功詔曰祿無事食曰穀然欲汲是忮求子路不忮求故不恥貧原思不怨欲故不受祿皆廉克好勝也伐誇張也與怨欲並四非也克伐猶言克治也克如克敵非無敵也伐如伐木非拔本也故但謂之不行如顏子克己知幾如石德性常主素位而行有何怨欲本無萌蘖何煩克伐自無可行何待不行如此方是全體之謂仁今旋生旋克如捫漏舟勞而罔功故曰難耳善學者易簡直捷當體全眞得力處自省力何難之有佛氏變怨欲爲貪嗔以不行爲頑空以難爲小乘以仁爲大乘謂斷想絕念如運石

壓草故莫能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illegible]此旨世儒盡割以予佛諱而不講焉得仁者事理如一合內外之道恥在心有道無道發諸事業顯微無間便是爲仁原思有怨欲而但不行內外顯微析爲二便是未識仁朱子割克伐以下別爲一章非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學道者也懷戀也居猶安也語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懷居者志在溫飽耳進德脩業總由此廢小人懷土慣成窠臼掃蕩窠臼便克己復禮而爲仁精之

便無可無不可意所便安處不止衣服宮室聲色貨利凡改過不速遷善不勇聞義不徙一切行藏取舍有所留滯皆爲懷居好學惟無求安飽疏水曲肱陋巷簞瓢聖賢所以大過人者安安而能遷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遜

此因上章懷居類記之危恐懼貌天下何時何處無危機君子處世安不忘危治亂遇也言行樞機也榮辱之主也遭逢雖幸不以無事而忘戒況無道行危益可知矣而言尤易于招釁孫順也危言者言惟愼耳在有道特抗論猶可無道則言必遜順危之至也

書云惟口興戎危言也詩云如履薄氷危行也夫子答陽貨言孫也其作春秋無毀譽繼詩人溫厚之意無道黙足以容也舊解危高峻也君子不乘危不行險聖人豈以危道教人乎高峻非聖賢氣象

程伯淳曰凡言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不勝君子固不敢言理雖勝而氣不和平不能入人且招禍在無道尤所當慎也孫言便是危言之心言更加遜讓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爲尚言好勇者而發言與德勇與仁迹相反有德者常闇然渾朴然亦惟渾朴者多英華蘊中有寧則言之親切而味永順理成章自然之文也如以言而已中未必有也徒事勦襲並其言亦非矣仁者常頹然柔順然亦惟柔順者能奮發蓋中無繫累其氣自伸不屈不懼浩然之勇也如以勇而已自反不縮强爲激昂並其勇亦非矣

有德者必有言文章即是性道如堯舜書中方是中孔子言一方是一有言者不必有德但落言詮即非真際矣仁者必有勇當仁則不讓也勇者不必有仁

外剛內多慾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班彪王命論數百言不如南容四語商確古今慷慨蘊藉要言不煩其論羿奡不言篡弑而但敘其荒淫尊禹稷不須功德而但誌其勤苦自古詐力取天下者仗他人為爪牙且望長世羿奡身負材力自保宗有餘而執意身尚不得其死躬耕者終歲勤動不免饑寒但得飽煖已足豈有廣圖覬覦之想而卒乃為

天子可知興廢成敗大分素定士君子處世惟有樂天知命反身循理而已當世士大夫若有此識量何至紛紛如五霸諸侯大夫之所爲乎夫子目擊時事迮言之隱衷作春秋之本意三兩言道盡所以不復措辭而歎賞于退後也君子美其人尚德高其識南容平日三復白圭沈默寡言而忽發此論包羅古今兼否人物褒貶不爽非區區以爲羿比夫子羿奡比當世而意在其中矣究爲稷躬稼之理即顏淵云不容何害之意夫子謂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與稱南容君子尚德意同

羿，夏后氏有窮國之諸侯，善射，弒夏后相而自立，淫于原獸，用寒浞爲相，寒浞殺之，取其室，生二子，長澆，次豷。澆多力，卽奡，與傲同。善射，荒于畋也。盪舟，荒于遊也。舟遊曰盪。臯陶謨云：罔水行舟。舊解謂奡力能陸地行舟，無稽。奡爲夏后少康所誅，與羿俱不得其死。然者，謫譏之辭。

稷，名棄，帝嚳之子。帝嚳元妃姜嫄，出祀郊禖，感大人跡，生子，怪之，棄于野，鳥獸皆字之，收而養之，遂名。長善稼穡，堯用爲稷，教民有功，封于邰，別姓姬氏，周人始祖也。或疑禹未躬稼，水土稼穡事同也。書者

曰暨稷播種奏艱食詩曰是生后稷纘禹之緒功德

一也○舟周也船循也黃帝見浮葉爲舟淮南子云

古人見竅木浮爲舟或云伯益作舟關以西曰船關以

東曰舟吳曰艑晉曰舶海船曰艨艟[illegible]曰艅艎江船

曰艨艟戰船狹而長曰艨衝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

艖小曰艇舡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君子志于仁存心天下而時勢

或阻情境未化萬物一體之量缺而未滿要其心本

無私不害爲君子也小人惟知自利一膜之外爲胡

越。塊然行尸走肉。無復痛癢相關之意。良心不以小人殊。而究其公私善惡。一舜一跖。相違天壤。此論人品之極致也。解者以一念存亡之介辨之。則正不相遠。小人非無惻隱。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惟仁者後能。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何有于四凶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勞。朱註分父子君臣。以父對臣。以子對君。非立言之[illegible]。君之于民。亦未嘗不[illegible]亦未嘗不忠誨也。臣子于君。忠愛兼有。忠[illegible]之[illegible]誨者尤忠。之不容已也。君子[illegible]

正而大乃善成其忠愛爾乎字有商量采若眞愛自不容不勞采若眞忠自不容不誨勞雖雜佚然勞于暫者逸于久其爲愛也深誨雖逆耳然逆于耳者利于行其爲忠也大若鄭武姜之于叔段衛莊公之于州吁愛而不教終成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也適以害之

子曰爲命裨皮諶甚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辭令也書有命有誥有誓皆辭也春秋胥命于蒲周禮大祝六辭一曰命孟子葵丘五命此則交鄰之

辭也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子產其大夫執政者也草創草率創始也世世叔子太叔游吉也古字世與太通故太子稱世子討尋求也論講議也行人奉使之官周禮有大小行人掌朝聘會同之禮儀者也脩飾脩削增飾也東鄭東門也里居也猶今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潤色文彩也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大國多所尊對集衆思謀羣策皆其力也鄭本東周畿內小國介于晉楚而鄭事大恪謹以辭命著諸侯皆賴四臣同心故無不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子產近之矣衛北宮文子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國之爲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事成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晉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此也

按辭命非國之典要也竭諸大夫之力以謀國而區區辭命是急豈言非盡善鄭也蓋傷魯之諸大夫敢師歷境而專對無人耳時季康子當國子服景伯從

政吳王夫差爭霸哀公七年會于鄫吳徵百牢景伯不能辭如數予之吳大宰嚭召季康子不敢往使子貢辭乃免八年吳伐魯爲城下之盟景伯又不能辭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免吳人欲止衞侯景伯以幣假子貢往說十三年會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于晉景伯不能辭吳人因之季康子執政妨賢不如子產善任夫子歎鄭諸臣所以愧魯也

淮南子云裨諶出郭而智以成子產之事○子大叔公孫僑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繼子產爲政黃父之會

趙簡子問禮于大叔對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吏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嘻怒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公孫揮字子羽魯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戒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

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子産之辭詳見春秋傳朱子云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戰國之游說只說利害聖人所以于爲命猶有稱焉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蒲便平)邑三百飯(上)疏食(嗣)沒齒無怨言

三子皆春秋大夫之著者子産爲政本嚴又鑄刑書

作封洫別章服之類裁抑綜核之意多原其心爲鄭國貧寡而俗偷惰宗室侈汰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故以禁奸豐財足國爲要所謂愛之而勞生之而殺也故曰惠人彼哉者異己之辭不與己同心同道也楚昭王欲用夫子子西阻之故謂異己春秋世夫子甚思用于楚子西爲梗大道遂廢重歎彼哉致惋惜也聖人無我豈爲我而彼之乎人也謂此亦時輩中一人也沒齒終身也管仲奪人之有且使人甘心窮約終身無怨言此甚未易蘇軾謂北伐山戎南服荆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伯氏有罪管仲削

奪其邑桓公創以封管仲若桓公奪之非管仲有之則不怨管仲猶易耳飯疏食極言其貧也至沒齒而不怨誠服也人齒至落視年故年曰齒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大叔爲政寬國人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鬭宜申與公子申駟夏未嘗當國無稱宜申謀弒被誅而去夫子時遠獨公子申以賢聞楚平王之長庶子也平王卒令尹欲立子西子西不可遂立昭王而相之有吳難子西遷都于鄀楚國以定昭王欲用夫子子西沮之卒召故太子建之子勝爲白公勝作亂子西死之○說苑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議封以書社地七百子西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官尹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

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之地三子佐之非楚之利昭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聖人猶見疑而況賢者乎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疾夫知我而疑我者耳

荀子曰齊桓公見管仲之足以託國是天下之大知也忘其讐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伯氏齊大夫姓名不可考食邑三百家朱註云奪伯氏駢邑即荀卿謂與之書社三百也按荀卿謂書社

三百。本楚昭王欲封孔子書社七百。而例爲言也昭王封孔子止七百家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一社籍其同社人姓名謂之書社社二十五家三百社則七千五百家以民數言也駢邑三百以土地言也駢併也駢邑猶云連城孔註云地名非也八家爲井四井爲邑邑凡三十二家駢邑三百共九千六百家爲田千二百井古者大夫千室之邑爲田一百二十井耳古邑有不滿三十二家者如所謂十室之邑是也四井人聚居則稱邑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是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聖人體恤人情語教人勉其難以安貧也怨發由衷拔之爲難驕氣外增平之差易此就恒情言耳若聖賢兩事皆易在學者兩事皆難孔顏貧樂何但不怨未足爲難如舜禹周公方稱不驕安見獨易說者謂逆境易持順境難持如人忍痛易忍癢難是學問入微之功此較人情處遇之常而已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凡官長曰老家老者大夫家臣之長也所職惟采邑財用出入之數貪墨者侵費生事廉靖者可坐而領

之若大夫從政國事煩重須有幹理之才孟公綽廉靖自守而短于才以爲家老雖趙魏大家之老有餘以爲大夫雖滕薛小國之大夫不足然則家小于趙魏而國大于滕薛者可知今爲魯大夫大于滕薛矣以爲家老者爲大夫用非其才豈無廢事朱註未達

○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果然殆於有識者夫子言其才不稱位而史稱夫子所嚴事于魯則孟公綽重其不欲也

趙魏二邑皆晉卿之家趙氏與秦同出伯翳後飛廉

五世孫曰造父善御周穆王賜之趙城遂爲氏七傳而有叔帶者去周幽王事晉文侯晉乃有趙氏五傳爲趙夙封于耿與畢萬共事獻公又九傳爲趙籍分晉是爲趙烈侯○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于畢有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二邑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爲魏氏五傳爲魏斯分晉是爲魏文侯當夫子時晉漸分趙簡子鞅魏獻子舒專晉鞅再傳爲趙籍舒三傳爲魏斯

滕國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子叔繡之後武王封于滕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傳三十一世爲宋偃王所滅

○薛國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後事夏禹爲車正封于薛歷商及周末爲宋偃王所滅傳六十四代千九百餘年三代諸侯享國之長莫與比今滕縣東南四十九里有薛城地里志云奚仲遷于邳湯相仲虺居其地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凡有偏缺者不稱成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

人子路信果自負濟視儕俗如下文所云今之成人者夫子因其果而嘆歷舉時流材品相似者進之以中和文潤色也禮樂即中和此勇者對治之藥舉卞莊即影子路言人各隨其材器學問涵養皆可成人非兼四子亦非指定四子也四子自難兼聖人因材曲成重在禮樂而已文之云者未必致中和但矯弊補偏勿任氣質便有禮樂之文可爲成人非如朱註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此惟聖人乃可正不欲以此求備也今之成人以下子路復夫子語今之成人隱然

薄武仲公綽輩不足齒何必然謂今人所不足者非禮樂卽何必讀書之意夫子欲以禮樂文其野陋而子路憤時俗之浮夸疾文勝爲虛僞猶老子忠信薄之意夫子亦竟無以非之

今人有一材一藝但肯學道卽是古人不學雖多材只是今人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武仲要君公綽尸位卞莊輕生冉求聚斂秖爲無禮樂大舜之智伯夷之清湯武之勇周公之藝乃建中和之極今之成人因四子皆今人而發憤時之論猶子貢問士而及今之從政者云爾授命猶言舍生久要舊約也平生素

時也利害不苟言語必信皆子路所自負狐貉不恥
思義也臺下結纓授命也小邾射來奔不盟而信子
路一言久要不忘也廉恥忠信人道根本無文章禮
樂何傷不然本實撥而浮華勝歟曰何必然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形短小而多智
時稱為聖人齊莊公乘晉有欒氏之難伐晉取朝歌
時紇以罪奔齊齊侯將以田與紇紇知莊公將有崔
杼之禍弗欲受因其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
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亂而後
作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

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杜預註云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初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死其若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果敗

卞莊子魯卞邑大夫不知其名或云曹叔振鐸之後食采于卞遂氏焉新序云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辱之母死魯與齊人戰莊子請從見于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

甲首獻曰此塞一北又入又獲一甲首獻曰此塞再北又入又獲獻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止莊子曰三北以養母是子道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赴敵殺十人而死○卞莊子方刺虎有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刺之一舉有雙虎之名從之果獲兩虎○荀子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卞魯下邑春秋僖公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今兗州府泗水縣有古卞城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大道本乎人情不言不笑不取所謂土木形骸者也夫子特疑其矯强非人情而公明賈為解釋如所云時措咸宜益似聖人之忘情矣不言不笑不取後世陳仲子孫登輩皆能之言笑取以時惟聖人無意必固我乃能適中雖顏子不遷不二欲從末由發皆中節是中和之極致也夫豈容易窺其有心乎亢之由

其識見孟浪不自知言之過耳聖人與人爲善而文子衛先達不欲直斥第云所言誠然文子豈其能然乎其然者信有是理豈其然者或未造是域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戍左傳定公六年魯伐晉過衛不假道靈公將使人追之時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止之然則文子衛之耆舊也故夫子不直非之〇檀弓曰公叔文子升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先蓋譏諷之辭又左傳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告之史

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若何史鰌曰無害子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文子卒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戍奔魯由此觀之文子免禍擇樂地豈能不笑者乎富而累後嗣豈能不取禍者乎 ○ 公明賈亦衛人公明姓賈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初季武子與臧紇善武子無適嗣庶子公鉏最長武

子謀于紇立㓜以公鉏爲馬正鉏怨之孟莊子惡紇病且卒嗣未定其御豐點語公鉏曰能立庶子羯者請爲報臧氏孟莊子卒公鉏謀立羯會紇來哭之哀羯告季氏曰臧孫將爲亂紇懼而設備及孟氏葬除墓道紇助之以甲從羯又以告季氏季氏怒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其弟臧賈臧爲奔鑄紇復如防使弟賈納蔡龜于魯請立後賈使爲爲遂自請魯人乃立爲紇去奔齊援臧紇之始奔也得罪于季氏非得罪于魯君也即云斬關罪不至不祀何必請即請何必以防防臧氏私邑也以據也據防將叛

也欲魯復已而以請後爲名不可則叛及其弟立有貳志紇計阻乃棄去非紇本意也故夫子追論發其隱如此如舊註所云可不待聖言知矣

表記云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臧紇違不出竟據邑請後故曰要君

防魯北鄙邑近齊今山東沂水縣東南有防城

子曰晉文公譎厥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遺之所忌莫如譎譎詐也正直也齊桓晉文二公皆

霸主行事假仁義各自以爲正而原其心則皆譎
不離正正不離譎聖言妙于闡幽也不正者譎之至
不譎者正未純伯仲反覆之間耳先文而後桓者春
秋所惡莫如晉所惡于五霸莫如晉文主盟八年書
十有八事皆陰險刻薄世儒耳食不察也觀此後數
章皆舉齊桓管仲之功而于晉事畧不齒聖意可知
當世若無桓公開先定局以晉文之譎宜無不爲而
遑恤王室與同盟乎東周十二諸侯苟延殘曆皆九
合一匡所留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齊桓
公正而不譎之大者齊雖不朝葵丘下拜猶知有禮

晉文召王請隧睥睨大物不有桓公正始重耳何難作俑齊之霸也仲父管仲學焉後臣經營數十年而後事集重耳亡命反國數年枝梧補葺借秦人卵翼成事納襄王敗楚師崛然暴起其創造規模不及齊遠甚葵丘五命居然王者之言有六經風範晉世執牛耳何嘗聞此嘉謨桓公九合存三亡國伐楚平戎不以兵車有安靖之功而晉文城濮一戰譸張反覆株連曹衛宋離散其君臣而瓜分其國鄭世子叛父歸齊桓公以大義拒之而晉文聽衛臣之訟以囚其君魯哀姜齊女私于慶父弑閔公齊桓公數其亂取

而誅之境外而晉文親納弟婦辰嬴凡此皆正與不
正之大者他可知也
晉文公名重耳晉獻公庶子也齊桓公名小白齊襄
公庶弟也二公皆篡弑得國事詳春秋傳五霸之霸
也二公爲盛夫子作春秋紀五霸而尤惡此二語
春秋大義具矣孟子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諸傳穿鑿附會從臾桓文始于左氏之僞爲丘明而
紛紜于諸儒之凡例至謂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
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離經害道無稽之言也
晉姬姓侯爵成王取唐堯故地封其幼弟叔虞國于

翼南有晉水故號晉卽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十一傳至昭侯封其弟成師于曲沃爲桓叔卽今平陽府曲沃縣再傳其孫稱是爲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賂周釐王得命爲晉侯武公生獻公詭諸獻公生太子申生惠公夷吾文公重耳晚得驪姬生奚齊卓子殺太子申生而重耳夷吾出亡獻公卒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夷吾反國爲惠公卒子圉立爲懷公重耳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故秦人納重耳殺懷公是爲文公從行者五人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犨在外十九年反國年六十二矣卽位九年卒其子孫爲諸

侯盟主百五十餘年春秋終而晉衰六卿强後六世
分爲韓趙魏三國晉亡
齊國見第六篇桓公事見下章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曰未仁子路以己意斷之也子路謂管仲未仁論心
術也夫子謂如其仁論事功也子路以管仲死爲愛
子糾夫子以管仲生爲愛天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非較勘到十分當死不責人死非較勘到十分不

當生不怪人生此天理人情之至也死所重于生者爲臨臣子之大節也子死孝臣死忠萬無一可生則死之若尋常交遊意氣無君臣父子之分患難相隨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如有濟可也不死無益不可也今既無當死之義而死又無濟不死且有功聖人何苦責人必死乎所以與其仁正以釋其不死也

齊襄公無道國內大亂子糾小白皆襄公弟鮑叔牙與小白奔莒管仲召忽與子糾奔魯各因其母家也未幾公孫無知弒襄公自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使人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以兵送子糾

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魯送子糾者行遂緩六日至齊而小白入矣發兵拒魯師敗于乾時絕其歸路脅令殺子糾索管召魯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歸于齊鮑叔牙與管仲有舊迎之堂阜脫桎梏薦于桓公委政焉桓公之霸皆管仲之力也著書五十八篇曰管子○初齊襄公之亂鮑叔召忽管仲名以安國家自負是時小白子糾嗣位未定非素有主臣之分也管仲嘗自言夷吾所死者社稷破祭祀絕非此不死初志已然非中道食言也家語孔子云子糾未成君管仲未

成臣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過于取仁未足多也即此章之意九與糾同春秋傳作糾與鳩通詳後諸侯爭戰民皆屠戮管仲相桓公爲盟主糾合諸侯使勿相攻所以糾合者惟脩好會設約誓伏信義其力本强而不恃兵車故諸侯率從所謂定三革隱五刃而天下服者也管子書言桓公初年欲用兵仲輒止之其作軍令寄之內政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故以不戰爲强如伐楚得盟即止狄伐邢衛病杞寧遷徙周卹終不與戰戎伐周火其東門第往平之雖是籠絡詭計即是保民大恩諸侯合則天下

安兵革不用則全活衆聖人好生故亟稱之曰如其
仁如其仁言孰如管仲之仁者而顧謂未仁乎大抵
仁道至大不主一端聖教多術不為典要論管子存
心假公濟私非仁者之心論管子行事依傍天理即
仁人之事心不可見而功不可掩如楚令尹子文齊
陳文子不許其仁論道德以心也管仲稱其仁論事
功以實也仁存于中以無為體但涉一私即礙虛體
仁發于事以有為用但濟一物亦是實用聖道主濟
世故惓惓望諸賢如或知爾管仲有功不愈于死而
無聞者乎但聖門為仁脩己以安人管子務安人而

不知脩已無體之用所以羞其假也

古文多通用九數也易一三五合曰九陽數極于九故數多者常稱九鳥惟鳩多族而能變化象老陽故文从九說文鳩聚之九作勼加勹以別于數之九也莊子云禹九雜天下之川讀平聲與鳩通書云方鳩僝功王制農田註疏云九夫為鳩鳩當一井又讀上聲與糾通糾察也周禮小宰云凡宮之糾禁詩云糾糾葛屨又云其笠伊糾皆繳結之意故春秋傳展喜犒齊師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卽九合也謂糾結之使合邪若引穀梁傳云桓公衣裳之會九其餘皆兵

車之會考之春秋齊桓之會何止九凡經書會盟無王耳誰問兵車與衣裳也此諸傳談霸之陋說聖人所僅取惟不以兵車奈何更言兵車之會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聲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勇者輕生故責管仲不能死子貢達者重生故責管仲不當相霸把也霸諸侯把持諸侯自為盟主也一齊也匡正也天下傾危能糾合使就匡正也管

子書有大匡小匡桓公嘗以自稱夫子就其言稱之云爾當世諸侯無王自桓公首事葵丘之命居然王者風猷五霸相循二百餘年託會盟大小相維雖詐力如重耳召王請隧而竟不敢移周室强如楚横如吳越猶以盟相要天下雖亂冠履猶存諸夏未至淪爲夷狄皆桓公管仲先立之標也以迄定哀之間五霸將終而冠裳不改五命之烈猶存皆管仲之賜也微無也言管仲若死于子糾則當時無管仲即無一匡弱肉强食如蠻如髦豈至今日被與披同散髮曰披衣衿曰衽華俗衿向右夷俗衿向左被髮左衽猶

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之意非攘夷之謂也管仲爲仁之心雖不可信而其近仁之功亦不可泯晳不死之所畱也大丈夫死必爲社稷生靈有濟不然則無死故晏嬰不死崔杼之難吳札不正僚光之逆聖人不督過之若但踐然諾負氣而輕生是匹夫匹婦偏信之諒也小信曰諒知其一不知其他達人豈爲之蓋忽之死固一道也仲之不死又一道也無召忽之死無以勵管仲有管仲之功亦足謝召忽變而通之全其身以爲天下所見甚達若忽死仲與俱死如匹夫匹婦一倡一隨生同室死同穴爲諒而已夫

誰知之管仲惟不然故天下萬世知有管仲此聖人至公平之論

或謂被髮左衽謂桓公攘夷非也自犬戎殺幽王滅宗周春秋為夷猾夏作是矣然考諸春秋夷狄為中國患者無幾如戎伐周侵齊魯侵曹滅衛滅邢病杞齊桓公北伐山戎救燕遷邢衛皆世所謂攘夷也然而有名無實春秋不齒世儒轉以楚為夷服楚為攘夷夫楚本非夷也而齊晉亦未嘗能服楚也世儒強執諛霸無稽之說詳春秋畧見八佾篇

匹夫匹婦謂庶人無娶媵一夫一婦相匹而已風俗

通曰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諒猶諒陰
之諒書作亮小明曰亮今人謂天曉曰亮謂心照
曰諒亮者明也諒者信也
君子貞而不諒卽匹夫之諒小明小信也孟子曰
君子不亮　也管子書云小
諒者不能大立仲所自期也史記贊云賢者誠重其
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自殺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
耳卽此意經縊也自經溝瀆猶言死溝壑也爾雅水
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指生瀆也左傳魯殺子糾于生
瀆召忽死之史記作笙瀆魯地名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衛大夫僎初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所得與文子並立公朝者文子薦與之同升也文子死而謚曰文非必以此而夫子特据此事實之見人臣以進賢爲先也大夫俊明有家文所以俊明也若嫉賢妒能則暧昧甚矣如臧孫辰亦謚爲文知栁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行同穿窬是爲竊位可以爲文乎春秋時世官大夫蔽賢文子此舉有光明俊偉之度故聖人稱之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制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按大臣不佐君恤民爲粥于家以市私恩其惠不足稱也齊豹之亂公如死鳥以死衛君不見于經傳脩班定制卑禮厚幣以事盟主春秋諸大夫其誰不然孟子所謂人役也奚文之有故夫子但舉蘧賢一二事實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子言靈公無道不寧其事父子夫婦之倫不正其大者聖人不顯言厚道也非與康子言而康子問焉是時魯哀公幼昏康子專恣違諸大夫之議伐邾招吳師魯國多難夫子語以國無道用人爲先猶稱鄭爲命之意吳季扎嘗悅遽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云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靈公不能用用此三人三人者皆私寵也仲叔圉卽孔文子觀其處大叔疾孔姞之事生平可知祝鮀有口才夫子謂其佞王孫賈以媚竈要夫子其人皆可知而小人未嘗

無材善任器使皆足效一割之用靈公無道不忘賓客是猶能睦四鄰也不忘宗廟是猶知有根本也不忘軍旅是猶知有戒備也三子小有材而同心協力故能枝梧旦夕曰奚其喪亦宜喪而不喪之辭如病人服刧劑終非養生之經大抵用當其材頑石可以攻玉枉其材騂驪不可以執鼠向使靈公能委任蘧伯玉史魚諸君子國長治矣何至纔世之禍乎聖言蘊蓄類此

治幹辦也賓客鄰國之使待賓客有禮則不啟釁而諸侯睦宗廟國之根本也古者國有大事聘享必于

廟祫禘烝嘗必合羣臣百姓以尊尊親親爲聯屬人心之本故禮云宗廟嚴則社稷重非事鬼神求福之謂也周禮大祝掌六辭賓客之辭命皆出于其手如定公四年皐鼬之會衛人先蔡以祝鮀之辭也定公六年鄟澤之盟衛靈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王孫賈朝國人而問之遂背晉則賈之習軍旅可知也三子人品皆卑而材藝皆可用論品雖才不掩其卑論才雖卑不沒其長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肯言此

衛靈公名元衛襄公子也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

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私家之際也公曰何如對曰靈公之弟曰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必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必史鰌入而後敢入雖次之賢不亦可乎猶此章之意

王孫賈衛大夫靈公使之典軍旅嘗從靈公與晉大夫盟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人曰衛吾溫原也言衛

(小比晉下邑)爲得視諸侯捘(尊去聲)靈公手公欲叛晉患諸大夫不從公孫賈要諸大夫國人從公子質于晉將行王孫賈問諸大夫國人曰若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何遲之有乃叛晉晉請改盟弗許

仲叔圉卽孔文子與祝鮀俱詳上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惟其能恥所以不言而躬行苟無恥則信口誇誕原無爲志柰待觀之行事知其難踐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哀公之世三家專魯公室如贅旒夫子憂之久矣屬鄰國有弒其君者聖心岌岌然如將在魯也蓋哀公之昏不啻簡公季氏之橫何異陳恆是時夫子年已七十有一禮七十者非有大故不入朝茲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爲大故也諸侯伐而不討此無君之賊人所共討也爲齊亦以爲魯也夫子豈不知哀公

不能主。三子必不從。顧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苟目擊其變而寂無一言。則天生君子之謂何矣。時勢事理。自不可無此一請。及請而公不能主。三家不聽。魯事可知矣。故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再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言我爲告老之大夫尚爾。況爲執政者乎。又以警三子也。不敢不言。我爲臣尚爾。況爲君者。不能自主乎。所以警哀公告一語。聖人畏天憫人之隱衷。天下萬世名義所關。縱賊長亂。恬不知懼。誠所不敢也。卒之哀公死于有山氏。春秋以是年絕筆。西狩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春。

而陳恒弒君即是年夏誠不忍復言陳恒與三家之惡踟躕而絕筆也故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千載之下撫卷沈思猶堪殞涕春秋與論語傳寫聖人心思讀者貴知心世儒動稱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先發後聞如對癡人說夢矣

簡公齊君名壬景公之孫悼公陽生之子初景公卒安孺子立陳乞鮑牧弒孺子立陽生未幾鮑牧又弒陽生齊人立陽生之子壬是爲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闞止有寵及即位使闞止與陳乞之子恒爲左右相陳恒殺闞止并弒簡公孔子三日齋請伐

齊哀公曰齊强魯弱子之伐之若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退而云云○初宰我仕齊陳恒弑簡公遂殺宰我故李斯短趙高書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弑簡公夫子此告其亦師弟同讐之誼與說者顧謂宰予助田常誣也或云闞止字子我訛傳爲宰我耳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無欺而犯非兩時也無欺爲主直諍曰犯犯乃勇者之常勿欺謂求信諸心也苟未自信于心率爾妄發

是欺也自反一毫無欺則誠無不格可無事于犯卽有時不得已而廷觸忌諱惟以達勿欺之心而已犯干瀆也犯上罪也忠憤所激窮廹無聊遂以得罪禮事君有犯無隱卽此意

子路之欺與他人異勇者氣浮輕發而不能闕如夫子嘗惡其佞斥其行詐以此臣子在公每事宜覃思竭慮勿冒昧率爾誠意懇到自然從容不迫所謂切偲怡如何至于犯故語以勿欺使持其志而平其氣也猶誨汝知之之意而犯之者遷就子路帶言非更數之犯也或云僞言不直曰欺直言無隱曰犯語勢

一正一反教子路盡事君之忠戒欺君之僞也按子路素以忠信聞何至欺君勇者而又教之犯是誨亂也聖言約而婉觧者未達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庸言庸行篤實謹守不越素位而日新月盛漸進于高明小人競名趨利之心勝而反約之功微自謂高世絕俗而驕恣放肆乃近禽獸凡言達者漸趨罔覺也君子上進如晨向旦至于日中小人墮落如晝向晚至于昏夜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

學無二術古今同也而所學之心不同者之言這也古之學此自爲也今之學此爲人也各從心曲隱微分判同此五倫古人爲盡性今人爲好名同此六經古人爲傳道今人爲習舉已最宜玩味篇中言克己脩己反己恭己正己求諸己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我即己也天地間惟有人人惟有己明乎己而天下無餘道矣盡乎己而天下無餘學矣

蘧渠伯玉使去聲下同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夫子何爲見使問主之常辭也使者之對出意外不述所爲之事而曲道其向善之隱衷又不曰爲善而曰寡過旣曰欲寡又曰未能悠然有反躬克己惟日不足之思卽使伯玉自道己志何以加此深達學問之要不獨應對之善耳未能字緊根欲字惟欲寡過者常自覺有過夫子于旣出而歎之誠有味乎其言也聖人氣象從容深遠似此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阮夫子適衛主于其家史記云孔子所嚴事者于周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莊子云蘧伯

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而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不以闇昧廢禮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夫子之言已見泰伯篇曾子之言述周易艮卦之文辭也記者以類附之舊本合爲一章艮爲山有止象說詳易思者心之神明不出位者止于其所也心不失官則止于其所心止于其所則自無不在之謀苟思慮朋從則身在江湖心遊魏闕往來憧憧矣夫子

皆涉世爲下之事也曾子言事心爲學之事也然爲學不外涉世人當隨時隨事而存其心也子思云君子素其位而行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世謂孟子受學于子思子思受學于曾子以此蓋曾子得之夫子夫子得之羲文其旨同也

易艮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卦三畫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如山在地上止而不動六畫則兩艮如兼山並峙君子觀象知人心隨感敵應如山之止身在卽位位在卽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安于所寓父子君臣仁敬孝慈得其所止守分循理坦蕩

自如而官止神凝屹如山立是以爲良蓋思者心之官不思則昏妄思則擾能寂能惺思其所當思而不思其所不必思則心守其官神不離舍矣君隨耳屬應緣流浪遷徙如官長不坐堂上親詣六曹與吏胥爲伍何以臨民而聽治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一恥一過皆甚之之辭以矯其偏也言不恥不謹行不過不力恥僅足以矯放過僅足以補不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仁知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憂惑懼三者人心之大害也有三德自無三害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道言也君子道者君子所常言者也君子常言仁君子本仁者也常言知君子本知者也常言勇君子本勇者也知仁勇者德之名不憂惑懼者德之實也君子實踐其言我未能則何敢言蓋因子貢不行而言故自述以警之聖人雖仁知勇兼全而本未嘗忘憂惑懼之慮況學者乎子貢不達但云夫子所謂君子之言是夫子自言也天下孰有言無遺行如夫子者乎此因上章恥言過行類記之下承以子貢方人皆

埶子　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比方人物之賢否與知人異知人者知人之賢
以爲效法之資方人者專評他人而疎于治己所以
蔽也賢乎哉者因方人教之自方也賢猶勝也我不
暇謂自治無餘功也家語衞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
吾聞孔子之施教也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
孰爲賢子貢歷舉顔回以下至高柴十餘人行事對
又告于夫子夫子善之亦舉伯夷叔齊以下至羊舌
大夫十餘人以告此所謂知人爲觀法之資也方人

君子不暇不知人亦君子所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人之知己知其所能也己之見知于人以其所能見知也能謂學之成也己能而人不知責在人己未能而望人知烏可得故君子患在己不患在人

此語凡四見學而篇與里仁篇語畧同此章與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語畧異皆欲人自脩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迎也億度也詐有機械陷害之意不信者唯諾之閒失實耳覺者自然之明抑轉語也聖人本天理人

情至公無私以待天下雖有揆度亦不爲逆億有所揆度而不售小人之罔亦不害爲先覺所惡于逆億者以忌刻之心待天下疑所不必疑在已先詐不信矣猜疑恍惚焉能照物之情即使偶中以揣摩勝人烏得賢賢猶勝也雖是平心應物以詐不信來自無逃于易循者之術蓋虛自慧公自明静正無物物來自覺狐狸之魅人不能察者情勝也鏡能照之者無心也易曰知幾其神所以爲賢然世論君子待天下之心云爾若夫舜喜象周公用管蔡何病于不覺孔子聯亡聽言觀行亦何害爲逆億不然欲如土木無

情自覺亦無此理欲盡發不見之隱萬無一失又何
必然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
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微生姓畝名或云卽微生高栖栖如鳥戀枝不去之
貌佞如佞佛佞倖之佞工爲媚悅也固執滯不通也
巧言令色與世周旋微生所謂佞也高蹈遠舉遁世
獨立微生所謂不佞也頑然木石不關痛癢夫子所
謂固也萬物一體立達與俱夫子所謂不固也君鄉
原之不固則佞矣若沮溺之不佞則固矣佞者小人

之尤斷然不爲故云不敢固則疑于君子而不通方故疾之微生盖高年而隱者其問甚倨夫子對之甚恭無譏刺意

學道最忌固讀書固則隻字不可通處世固則一步不可行聖人至處亦惟無固所以無可無不可子云學則不固顏子好學所以知幾知幾則不固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孔門教學典刑自三五帝王降凡開物成務戡亂致治皆以才然皆德爲主以運其才至五霸尚功名專任才而遂流爲權謀人心世道壞矣夫子正六經

發揮天命人性三德五倫之教一以德為主雖以曾之式微而忠厚猶許其至道齊雖强而尚功力僅許至曾皆論德不論力也故管晏孫吴輩雖多才非聖人之徒蓺如冉求無能改德猶鳴鼓攻之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正為此也故皐夔周召輩之良驥德力兼全也管晏孫吴如蹄齧之馬有力而德不足者也後世南宋理學諸臣如馴服之馬有德而力不足也不得已寧為馴服之馬所以宋室雖亡天理人心猶在

○驥良馬名驥善走而調良無詭銜竊轡泛駕破轅之病善走而蹄齧者凡馬耳驥所以貴也荀子云驊

騮騏驥纖麗騄耳古之良馬也後世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又云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閒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酸皆以良馬比君子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德報怨者有心矯世凡怨必以德報之也何以報德者謂怨且以德報又何以報有德者乎以直報怨至公無私也以德報德雖私即公也君子寬平樂易無一毫忿恨于胸中聖人每云遠怨云怨希云家邦

無怨怨非仁人樂易之懷不能大公順應而挾忿偏主卽是不直直順也順理曰直合天理當人心而已懷私報復有意刻薄固非直有意矯薄爲厚亦非直用舍予奪順理直行以此報怨則怨而無怨報而無報豈得謂之報怨乎若夫德則必以德報之無曲從厚如父子相隱天理合當不爲偏私雖加厚不爲嫌大抵忠厚之心不妨少增刻薄之心毫不可有愷悌溫良方是聖賢學問道德不遠人情聖人以人情爲田所以爲中庸之至德也此章與答葉公論直皆近情之論過此以往則爲行怪解者動引禮與春秋復

君父之讐謂聖人有必報之怨夫君父之讐世上有幾此論士君子涉世存心之常耳未可引君父爲例教學者脩怨也春秋世諸侯脩怨所以大亂南宋諸儒恥其君屈節事虜忘徽欽之讐經筵進講春秋必以攘夷復讐持論學者師宋儒而不通變强聖言附末議失之遠矣說詳春秋禮記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何意人知歎不知已者歎其不知道也即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知德者鮮矣之意聖人身即是道民

可使由不可使知知我者將與我共偕之大道之中也子貢英華大著有希世之心君子黯然日章莫知而知乃爲天知自歎以教子貢也此章乃聖學宗旨性命實際微顯無間所謂素其位而行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也聖學安身立命在此若夫枝葉形迹與世作緣皆怨尤之私僥倖之計標新炫奇急人知而名者也聖人不識不知術術無累道不離子臣弟友位不辭貧賤患難尋常日用將習不厭所由卽著所行卽察視聽言動卽是神化性命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是則聖人而已矣故曰黙

而識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且不自知何況人知之惟無聲臭之表不覩聞之中脉脉妙合蓋世間無天外之人無命外之性聖人猶人耳惟其同體太虛先後無違所以默契若夫見聞影響如子貢多識之學不離世緣與天道無言行生尚隔可以人知而不可天知也

不得于天而不怨不合于人而不尤正是無心境界不怨不尤者反求諸已也即下學上達之心下學而上達者功先爲已即是不怨不尤之事易曰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下學者人事也上達者天理

也凡可見可聞可思慮者皆下學不可見聞思慮者皆上達無時無處無下學卽無無時無處非上達此中庸之至德非待下學畢而後上達也先儒云饑時喫飯倦時眠只此脩行玄更玄禪語云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擔柴卽下學而上達之意

或問朱子云聖人何須下學答云休說高了聖人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如此便涉有心其實聖人何言離低若謂聖人不學則是兀坐若學豈外人倫日用人倫日用是低便是下學卽此達便上不達只是[illegible]如民可使由之是下學不可使知之秖爲不上達也

之而知之便下學而上達矣謂聖人上達不下學是聖人知之不由之也不由將知安頓何處此章與教子路對葉公章參看其旨精微而其言不離乎常所以為下學而上達也罕言命與仁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以此後儒講學玄之又玄矣

道不離器上下者一物而有高卑之名猶水有清濁上為清下為濁其實一水也元炁輕清上浮為天重濁下降為地此道之大原也故但可言上下而不可分精粗彼此然則下學宜何先曰先行世儒誤解格物致知謂學先知而後行是以知為下學行為上達

也易云知崇禮卑禮履也即行也崇效天卑法地乾知坤作知無爲行有迹聖人知即是行衆人行而不知故曰知我其天學者求知必先行有行而不知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子路聞斯行之知德者鮮故夫子誨以知子貢不行但求知故教以行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然後知也孟子云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自後儒先知後行而學術荒矣天下知而不行者何多也人匪草木其誰無知凡論[illegible]開示諸賢皆語以行事不言性與天道尚行也其

自言惟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故行者下學也言
者上達也聖人生而知之學者强恕而行之下學上達
也以習孟子之言性也以才皆下學上達一貫之言
也二氏語上遺下先知後行故荒唐無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非聖人之教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
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門諸賢多仕于季氏者使皆與季氏相得何足以
表諸賢子路得謗自是伉直不阿質于冉求遠矣愬

譖也。季孫，桓子斯也。夫子，指季孫。固有惑志，謂惑不可解也。殺人而陳其尸曰肆。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伯寮之愬不言所事。按定公十三年子路爲宰，謀毀三桓城邑，收其甲兵。故季孫帥師墮費，叔孫墮郈。皆子路之謀也。公伯寮之愬蓋以此。故叔孫不肯墮成。子路遂去仕衛。嗟夫，三桓之無君久矣。子路與其死于衛也，無寧死于魯乎。夫子蓋深有望于二三子之仕季氏者。而伯寮愬行，是天不欲造魯也。子路去冉求無能改于德，而魯竟不振。嗟夫，其與命也夫。天行曰命。道之興廢，關國運盛衰，非一人一家之事也

子路墮三都。正夫子攝相之時。季孫惑子路。則夫子之去亦可知。故云將行將廢。不獨子路耳。所以女樂一受。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云。君子所為。衆人不識。嗟乎。其真不識也哉。故借命曉之。朱子謂聖人即命不宜言命。然則聖人即道。將不言道乎。但聖人知命樂天。君子俟命畏天耳

史記公伯寮字子周。孔子弟子。朱子以其愬子路。疑非門人。按陳亢亦弟子。而賢子貢於仲尼。冉求聚斂。聖人未嘗無誨。謂之非吾徒則可。遂諱其為門人。亦不廣矣。聖人不忍為一弟子殺一弟子。所以委諸命

耳○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孟氏之支庶孟獻子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賢者指當時高尚之士辟避去也所避有四事避世者舉世皆亂無國可仕所謂諸侯有善其辭命至者亦不就也其次謂世雖亂而猶有善國惟避其地之不可居者耳其次國雖亂君能禮賢猶未去及禮貌衰色不善乃去也又其次禮貌既衰而又有不善之言乃去也此皆賢者知幾覩變明哲保身之事夫子

巨擘辟世辟地辟言辟色者凡七人矣作館
見幾而作七人謂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
丈人皆不知姓名故撮舉其人數或云作者之謂聖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七人猶伯夷云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將安適歸之意然則何獨遺文武乎明
指上文賢者言作起也去則起也猶舉色而作之作
下章繼以晨門荷蕢可知蔡氏云味其語有天地閉
賢人隱之意朱子分作者句別爲一章今仍舊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爲之者與

晨門昏閉門晨啟門關吏也蓋賢而隱者承上作者類記之不知姓名即事以名也自從也不可爲不可也爲之行道也晨門雖譏夫子實是夫子隱衷春秋之不可復爲唐虞三代夫子知之矣顧何忍遽棄之如慈母愛子子病不起終不忍立視苟有用我者何爲不可爲篇中記七人所言皆有至理故記者備錄之以見聖道之大

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門東西相向可通行人相傳爲子路宿處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塊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器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荷蕢素知孔子非待聞磬始知也朱子謂聞磬爲他心通迂也春秋之有孔氏人皆知之孔氏轍跡徧天下居衛久所寓之門豈荷蕢而不知乎旣知孔氏之門擊磬者非孔氏而誰擊磬亦偶然事謂之有心者不指擊磬指其人也如云有心哉孔氏乎云爾解者遂謂聞樂知心亦迂也有心謂未忘世憂憤託晉抒寫耳鄙哉硜硜譏其留連世故也深厲淺揭譏其不

識淺深也列石渡水曰厲褰衣曰揭則猶宜也言宜
識時不宜膠固用則進不用則退久于衞不合則當
去今不察淺深求濟是鄙而固也其言雖譏寔是夫
子本懷故夫子亦無以非之第就其言答曰果然哉
天下無邦無所往難矣聖人無可無不可硜硜正其
所鄙末之謂無往也難矣猶云行路難也末之應斯
已而已難矣應深厲淺揭借其辭以寄慨而不自白
不得已之情隱然言外猶云喪家之狗然哉之意舊
解謂果確忘世不難夫忘世未易也彼以硜硜譏夫
子不宜又以果確敵應味其所言亦不似果雖不深

相知而其言未嘗不是故答之如此

磬以玉或石爲之考工記磬氏爲磬其形倨句如人折腰之狀故俯躬謂之磬折也大者倨長二尺七寸句長一尺八寸特縣小者編縣十有六爲一虡儀禮笙磬在東頌磬在西○肩任曰荷蕢與塊通土連草曰蕢詳見第九篇荷蕢農圃之流不知其姓名即其事以名之蓋賢者也厲與列通禮記厲山氏即烈山氏或曰厲者止不渡也讀如周禮厲禁之厲遮列也或云水及帶以上爲厲膝以下爲揭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高宗商王武丁中興賢君也周書無逸曰其在高宗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陰天子居喪之名諒亮通明也不昧曰亮不見曰陰陰暗也猶言昧爽昏明之交孝子三年愛慾皆昏默故謂亮陰猶詩云不出于耿也不言謂不親政事發號令也孟子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非喪事不言子張疑此禮難行夫子據禮解之君所以得三年不言者有冢宰代爲之言也蓋凡禮有制有情遂亡禮之制者能守禮達于禮之情者能行禮孝子愁

居默處三年不出令者禮之制有時乎不得不言而心不忍言者禮之情也君不言而冢宰代言百官總已以聽者禮之制冢宰有時乎不敢專而不得不請于天子者又禮之情也夫子亦據禮之制告子張而禮之情隱然自足於言外矣

註疏云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氏訓作梁庵卽倚廬鑿也三年註疏引杜預之說王喪卒哭除服三年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杜預酷信左傳據所引數事影響猜度未足為徵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

斬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未言天子旣葬卽除服也若天子七月葬卽除服此後日月當服何服服除則不寢苫不枕塊不居廬又不聽政深宮燕處而稱心喪欲以何爲禮惟師心喪無服而爲此名也夫喪孰非心而獨師乎故名心喪者無服也豈有親死可以無服靜處乎此卽後世以日易月之意非古也總已總已職內大小事一聽冢宰處分周禮天官冢宰首六官帥其屬而掌邦治佐王均邦國者也冢大也山頂曰冢裁割曰宰百官約言非謂官止百耳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明堂位云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考之周禮、天子之官、公卿大夫以至上中下士、共官二萬五千二百六十有奇、諸侯之官不與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聖人論治、惟禮爲要、二十篇中言禮不一而足、是乃脩己治人之本、好禮者、以溫恭退讓之精神、運爲綱紀文章、以束民之渙、作民之情、揉民之傲、恭敬之心民所固有、上好下甚、則禮讓之風興矣、使非奔走也、即草上風偃之意、好與易相懸、應禮本嚴肅、好之爲難、惟克己能復禮、惟盛德之至、能周旋中禮、恒情常

畏而悍之老氏謂爲忠信之薄其流爲任放無檢則亂矣聖人爲學爲政必以禮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危所係奈何弗好蓋欲之害人也甚于寇盜而禮之衞人也固于城郭樓櫓雖密猶虞其疎隍塹雖險猶恐其踰未有厭樓櫓之大密隍塹之大深者人苟視欲如寇守禮如城雖終日百拜猶恐其逸三千三百猶患其簡况厭而不好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萬物皆備于我矣已即我也脩整飭也整飭得己完
即盡人盡物參贊位育皆備矣是為成己凡己所以
壞欲動情勝昏迷無檢則一切道德事功皆廢而已
為行尸走肉同禽獸耳天生君子謂何故己不可不
脩也脩之之則以敬敬者動必以禮神常守舍惺惺歷
歷不為小體欺蔽外物牽引無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則凡所注措無不合宜庶事咸理安人安百姓舉在
脩己內矣人對己而言百姓盡人而言子路蠢率任
氣故以此斂之蓋己即身也敬以脩己即大學心正
而身脩也安人安百姓即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曲

禮云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中庸云戒慎恐懼成己成物篤恭而天下平夫子告顏淵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聖人視己甚大非孑然軀殼之爲己非寂然煉形爲脩己堯舜脩己之敬非不足而要百姓之心終無窮百姓未必能全安安百姓不足即是脩己分量不足故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有盡非道也見道有盡非聖人也文王望道未見夫子自道于仁聖二十篇中謙謙之辭不一而足非託辭懲人耳道固然也釋氏亦云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夫衆生豈能盡度蹈襲此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慶

聖教莫大于禮行禮莫先于敬承上好禮脩己以敬而記不學禮之戒也原壤孔子故人無禮曰夷夷與遲通俟待也禮迎賓必違其位相揖而進見先生必趨而進壤見夫子陵遲惰慢不起立不拜不揖曰夷俟言不敬也由其平日任放廢禮故夫子數其生平責之不孫弟不遜讓而失弟道也少不學禮故長無稱述迄今年老久在人世無益而反害賊猶害也害禮也三語舉平日不獨指夷俟耳杖夫子所自扶也

脛脚骨也叩微擊也檀弓云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蓋不孝之罪大聞之斯責之矣責之斯絕之矣故若爲弗聞也此夷俟之罪小可不至絕故直數其事聖人處友曲全如此蓋彼惟于夫子前放歌亦惟于夫子來夷俟狂者恃聖人知已惟聖人能函蓋之彼憤世之拘瑣而竊聖人易簡之旨偏用如老莊瞿曇皆所謂好智不學而爲蕩好剛不

學而爲狂者也。非不愛其親也。非不敬其長也。彼直以禮法爲牽纆。如衝風之巨羽。破轅之快犢。惟有天高地闊。足以範圍而馴擾之。使各遂其生。故居喪而歌。若弗聞也。子桑伯子大簡。亦未嘗不可之。曾點於季孫宿死。倚其戶而歌。狂態亦相似。而聖人終與點。猶天德矣。何所不包。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間義理。皆夫子七十以後從心之矩。難與初學言。故記者表其杖云

註疏。夷俟。箕踞以待也。會叩脛意解。按夷俟。猶言尸居。夷。平也。凡尸事稱夷。偃仰不動之貌。記云。男女奉

尸夷于堂。尸牀曰夷牀。衾曰夷衾。槃曰夷槃。聖人寢不尸。不偃仰也。壤見夫子來。据牀偃仰。不動如尸。亦箕踞之類。而即箕踞訓未確。狂者土木形骸。佯不爲禮之狀（）杖以扶老。古者六十杖于鄉。原壤稱老。夫子謂之曰。不弟則夫子年愈長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此承原壤不弟類記之。黨以闕名。爲其童子不知禮也。年十五以前皆稱童。將命。夫子使童子傳命也。益者。謂來學求進益者也。先生。謂長者。居位。坐先生之

位也並行比肩行也禮童子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則隅行則隨今居位並行非禮也欲速成欲爲成人也年少傲慢正爲不求益故使將命學禮馴擾其習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蹴等長傲終非令器聖人惟溫恭竟子不肖惟其傲耳

闕黨以義起名猶達巷互鄉之類闕猶損也與益反闕思補則求益矣吾黨之小子不知所以裁之故夫子設教處稱闕里荀卿云仲尼居于闕黨闕黨子弟罔不知有親者多取孝弟以化之家語孔子始教于闕里顏路始受學古君門亦稱闕言人臣望而思闕

也西北乾方不周謂之天闕故昔人有補天之說聖入崇禮設教輔世淑民代天行化而補其不足也是名闕里括地志云闕里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里水經註謂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殿之南闕闕里之義本此按靈光殿漢景帝子魯恭王所建何足爲徵强附會之也